

# 公公的书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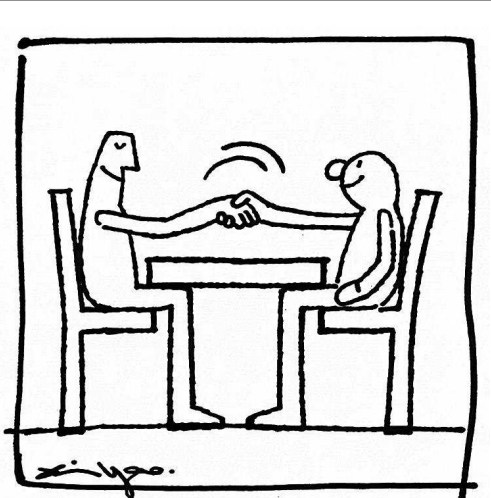
丰南颖

上海陕西南路上的长乐邨93号是我的公公(石门话称祖父为“公公”)丰子恺的故居,公公称他的书房兼卧室为日月楼。回想往事,我的眼前便浮现了公公曾在日月楼他的书桌旁写作、绘画、阅读、翻译、会客、办公和消遣等情景,这是他平时一天的主要活动场所,也让我想起了公公的那张书桌。

书桌家家都有,文人的家中更是必不可少。书桌对公公来说是他一生中的必需品,如氧气般的存在,公公与他的书桌相互陪伴着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春夏秋冬的光阴和岁月,他的书桌也不弃不舍地陪伴了他一辈子。公公的书桌虽说较旧,但也是五脏俱全,尤其是公公常用的文房四宝在他的桌上占有十分重要和显眼的位置。书桌上除了他的砚台、墨、纸和毛笔和钢笔之外,还放着他平时最常用的东西,包括墨水、颜料盒、小台灯、书籍、茶杯,夏天还有小电扇等。蓝灰色的派克笔是他最常用来写作的工具,那是一种精巧的进口品牌笔,公公称作“自来水笔”。多年来公公用它书写了好多文章、著作和信件,翻译了大量的译文。除了派克笔之外,公公的书桌上自然是少不了他常用的老花眼镜、放大镜、打火机,这些都是公公喜欢的用品。

我也喜欢公公的书桌,爸爸妈妈告诉我,我小的时候公公很忙,他们尽量不让我去日月楼里打扰公公的工作,要我与婆婆和爸爸妈妈玩,他们说公公有空了便会来“找我玩”的,可我呢,偏不愿意听他们的话,老是爱去缠着公公。我一见公公闲着,就跑到日月楼里爬到公公的膝上,只要我坐在他的膝盖上,我就够得到书桌的桌面了,就可以坐在他的腿上像他一样在桌上“画画”和“写字”了——其实我只是在纸上,甚至是在他的书桌上胡乱地涂颜色,瞎捣鼓而已。记得公公还告诉过我,我经常顺手抓起书桌上的书要他给我讲故事,拿起笔就要“写字”,有时弄得他的书桌一塌糊涂,不小心打翻他书桌上的东西更是常事。好在公公从来不会怨我,相反,他却笑眯眯地十分享受我“胡作非为”的孩子气和“霸道”的举止,他很乐意与我玩,还常常信手与我边玩边画几笔画。正如他在《南颖访问记》里所记载的:“书桌上有她所见惯的画册、笔砚、烟灰缸、茶杯;抽斗里有她所玩惯的显微镜、颜料瓶、印章、打火机;四周有特地为她画的小图画。”他总是很开心地陪伴着我玩耍,他自己也乐在其中,享受着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正是这张书桌,公公曾用它作了大量的绘画,写作和翻译,每次想起公公的书桌,仍然令我十分向往,也让我更加怀念公公了。



郑辛霆  
不与愚人争对错,  
只与智者谈利弊。

今年江浙沪又遇持续高温的酷暑,我挂念上海闵行区金汇南路孙老师家小院里的丝瓜,又会经历怎样的考验?

二十多年前在上海举办的一个主旨论坛上,我认识了当时同在妇联系统工作的孙老师,我们一见如故,分开后仍保持密切联系。有了微信后,更是见屏如面。2022年春天的一个周末,孙老师发给我三株丝瓜的照片。丝瓜种在她家一楼公寓小庭院花坛上,花坛不大,外立面贴着瓷砖,三株丝瓜苗都有两片长开了的叶子,中间一瓣毛茸茸的叶心正探出嫩头,有“百卉已萌茁”的景致。融融晨中,它们似用吃奶的力气,吮吸阳光和春风。背景隐约可见一排鹅卵石筑起的花墙,种

着青葱、韭菜等绿色蔬菜。我对丝瓜情有独钟。小时候家长常用冰糖炖丝瓜的土方,给我们清热止咳,润肺去燥,甜滋滋的汤液似乎喝完了,但用调羹压一压又渗出一汪甜汁。渔村人还喜欢在一锅鱼丸汤上铺一层滚刀丝瓜,让丝瓜在汤上狼奔豕突般欢腾,鱼丸汤多了清香的复合口感。丝瓜炒花蛤,丝瓜炒蛭子肉,也是消暑的好滋味。

那一段时间,孙老师除了研究家谱,就是陪伴丝瓜。她说有一天亲眼看见丝瓜主蔓上分蘖出三四根细如发丝的触须,瞬间间卷起细密的圈圈,像一串串连续的句号,在风中摇摇欲坠。可一早醒来,发现它们早已挂在几十厘米高的竹篱上,如攀岩达人,在半空把

## 顽强的丝瓜

叶青

丁克一词,在上世纪60年代流行于欧美。有报告显示,我国丁克族现已超过60万人,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增长速度更为明显。

丁克一族认为,人生有很多种失去自由的方式,其中一种就是生孩子。生了孩子,就失去了自我,整天围着孩子转。他们认为,二人世界最完美,再多一人就显得拥挤。

早年,丁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新概念。它代表着自由、独立、不羁的生活方式,似乎是现代都市中的一种时尚。然而,随着时间的



推移,人们逐渐发现,丁克并不是那么轻松和自由。在潇洒的背后,隐藏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生活的深深焦虑。凡事都如硬币,有正反面之分。

托马斯·莫尔说,人生中最艰难的是选择。丁克也是一种人生选择。网友A刚结婚时,就和妻子默契地达成一致意见,不生孩子。可是,年过50,他开始后悔,父亲也想抱孙子,但未能如愿。父亲的去世,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感到,如果人生能重来,他一定会早早遂了父亲的心愿。如今,

## 说丁克

吴兴人

他和妻子养一只狗和一只猫,称呼它们为“儿子”“女儿”。北京一家知名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说,她几乎每天都会接待几对高龄夫妇,他们年轻时选择丁克,40岁一过,却突然想要孩子了。而此时,已经过了生育的黄金期。

没有孩子会影响夫妻感情吗?心理学家鲍温在1966年提出了三角关系的理论。他认为,两个人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当两个人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拉入第三个人,进来缓解两个人的焦虑,三角关系是最小、最稳定的关系。所以,孩

子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时至今日,当初第一批选择丁克的家庭,如今差不多已进入了晚年。他们年轻时可能过得快乐逍遥,但进入老年则不然。丁克族体会不到家庭的天伦之乐,享受不到付出的乐趣和崇高,体会不到生命延续的喜悦,老了之后,更可能会独自面临无人养老的困境和孤独。

有的丁克族说,没有孩子,老了可以去养老机构生活。但是,养老机构只能为你提供生活服务,对你真正的内心需求,情感上的安慰,养老院是给不了的。有网友这样说,亲生儿女,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要不要做丁克族,还请三思而后行。

瓜留一根独秀的藤蔓,深深扎根于大地,日日粗壮。丝瓜生长旺盛期,孙老师想给它“进补”。之前是把鲫鱼和鸡鸭的肚肠埋到泥土里,再用洗鱼和洗鸡鸭的水浇在丝瓜地上,如今网购用来养花的鸡粪羊粪派上用场。不久后,瓜藤上陆续挂起果实,小满那一天是种下丝瓜的第五十五天,孙老师急切地摘下16根还没完全长开的丝瓜,

分给楼上的邻居。随着气温升高,丝瓜挂满瓜架,一茬又一茬,她拍了一段视频发我。满架子丝瓜葱茏茂盛,憨态可掬。有笔直挺拔的修长身材,也有大腹便便的臃肿形态,最多的是垂直下挂如巨大感叹号,比老师白的丝瓜写真画还生动。

之后,强烈的阳光又给丝瓜出了“难题”。日晒病和焰火般烈日使庭院里的青葱小菜纷纷枯萎,孙老师择枯叶、病叶,每日加大浇水量,三株丝瓜坚守了叶对根的深情。

台风来了。孙老师家门口丝瓜架上下起伏,如荡秋千。这时本该拆丝瓜架了,但她说,今年的丝瓜不同一般,经过了此前种种,还怕什么狂风骤雨。她要把顽强的丝瓜留在架子上取种,来年让它们孕育更加蓬勃的景象。

瓜留一根独秀的藤蔓,深深扎根于大地,日日粗壮。丝瓜生长旺盛期,孙老师想给它“进补”。之前是把鲫鱼和鸡鸭的肚肠埋到泥土里,再用洗鱼和洗鸡鸭的水浇在丝瓜地上,如今网购用来养花的鸡粪羊粪派上用场。不久后,瓜藤上陆续挂起果实,小满那一天是种下丝瓜的第五十五天,孙老师急切地摘下16根还没完全长开的丝瓜,

分给楼上的邻居。随着气温升高,丝瓜挂满瓜架,一茬又一茬,她拍了一段视频发我。满架子丝瓜葱茏茂盛,憨态可掬。有笔直挺拔的修长身材,也有大腹便便的臃肿形态,最多的是垂直下挂如巨大感叹号,比老师白的丝瓜写真画还生动。

之后,强烈的阳光又给丝瓜出了“难题”。日晒病和焰火般烈日使庭院里的青葱小菜纷纷枯萎,孙老师择枯叶、病叶,每日加大浇水量,三株丝瓜坚守了叶对根的深情。

台风来了。孙老师家门口丝瓜架上下起伏,如荡秋千。这时本该拆丝瓜架了,但她说,今年的丝瓜不同一般,经过了此前种种,还怕什么狂风骤雨。她要把顽强的丝瓜留在架子上取种,来年让它们孕育更加蓬勃的景象。

瓜留一根独秀的藤蔓,深深扎根于大地,日日粗壮。丝瓜生长旺盛期,孙老师想给它“进补”。之前是把鲫鱼和鸡鸭的肚肠埋到泥土里,再用洗鱼和洗鸡鸭的水浇在丝瓜地上,如今网购用来养花的鸡粪羊粪派上用场。不久后,瓜藤上陆续挂起果实,小满那一天是种下丝瓜的第五十五天,孙老师急切地摘下16根还没完全长开的丝瓜,

分给楼上的邻居。随着气温升高,丝瓜挂满瓜架,一茬又一茬,她拍了一段视频发我。满架子丝瓜葱茏茂盛,憨态可掬。有笔直挺拔的修长身材,也有大腹便便的臃肿形态,最多的是垂直下挂如巨大感叹号,比老师白的丝瓜写真画还生动。

之后,强烈的阳光又给丝瓜出了“难题”。日晒病和焰火般烈日使庭院里的青葱小菜纷纷枯萎,孙老师择枯叶、病叶,每日加大浇水量,三株丝瓜坚守了叶对根的深情。

台风来了。孙老师家门口丝瓜架上下起伏,如荡秋千。这时本该拆丝瓜架了,但她说,今年的丝瓜不同一般,经过了此前种种,还怕什么狂风骤雨。她要把顽强的丝瓜留在架子上取种,来年让它们孕育更加蓬勃的景象。

# 我的老师李格非

程国政

李格非,不是宋朝李清照的爹,他是我的老师,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辞书学家,也是《汉语大字典》的常务副主编、简编本主编。1938年,先生考进武汉大学,先后修读本科、研究生并留校任教,是当时中文系“五老八中”的“八中”之一。说他是我的老师,其实他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那时他正夜以继日地忙于日月星辰、子丑寅卯的源头考证、资料遴选,可謂是分身乏术,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快乐、风趣幽默。读书时,偶尔能在系里收发室碰见他取报纸信件,凑上去问候,先生回话很是特别:“食堂里伙食怎么样?正在长身体,营养要跟得上。”然后聊一聊先秦诸子、唐诗宋词,我惊叹于老师的信手拈来却又云淡风轻的谈吐:都是书儿泡出来的。

学长告诉我,格老受业于著名小学家刘鹗、黄焯先生,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再传弟子。格老与四川大学赵振铎联袂主编《汉语大字典》。汉字浩如烟海,字典编纂从何下手?大家正莫知所以时,格老拿出一部《康熙字典》,说,就按照它的页码来分,湖北五分之三,四川五分之二,这个位置的部首便是“界字”。翻,再翻,到了,分界部首是“羊”:难事就这样轻松解决。

接着,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枯燥且近乎机械的劳作,从标引文录、录校卡片到试编、初编、编写、初审、复审、终审,多难?告诉你吧,一张卡片上就有书名、篇名、出版社(版本)、页码、原文等等近十项要素,抄录、复核、对校、再校,每天原样重复。格老说:“编书千古事,得失众人知。大意不得。”

我们进门晚,没赶上抄卡片。那时,另一部大书《故训汇纂》正处抄卡片阶段,我年少,粗心,卡片返工率高,终被淘汰。但格老的轶事听到不少,说:先生站在那里,就是一座行走的图书

馆,天文地理、河图洛书、朝代甲乙,只要是古文献,你问他立马得解,常常还是来龙去脉、接瓜续豆给你捋得清楚明白。先生称呼同事、朋友总是“先生”“女士”,熟识而亲近者则“兄”之,无论长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教研室的一位年轻教师从北京语言培训班回来,仔细研究当时的语音学教材,发现书中广州话的论述和自己作为广州人的发音不一样,他感觉教材虽然权威,但此处与实际不符还是有必要纠正。可是,这位教师大学毕业才两年,而编写教材的是当时地位崇高的老专家。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一日,教研室业务会上,这位年轻人怯怯地说出这种疑惑,格老听毕,说“只要你事实根据充分真实,科学研究就是要实事求是”。于是,这位年轻人就将之撰写成文,发表在《中国语文》上。后来,这位年轻人成了格老编写《汉语大字典》的助手,负责日常工作,渐渐奠定了武汉大学在语言学界的地位。年轻人后来也成了耄耋老人,他说:“格老把我带上了这门冷门绝学的道路,他的敬权威更敬良真理的品质,激励了我一辈子。”

格老心照日月、坦诚如砥,词典却是锱铢必较。如“把”,先生说:“同样解释一个‘把’字,林语堂的例子是‘把人杀死,把钱抢走’,我的例子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又说:“潜移默化,著书立说者岂可轻忽!”意思是字典会千秋万代传下去,立德树人之事,必须慎之又慎。那时,开始评职称,不如意者常以字典编撰无成果而责怪格老,于是格老作联自解:“唾面自干鼻息三斗醋”,反复推敲对句,最终得“虚怀好手心察一字经”。“一”,指的就是编撰《汉语大字典》。八巨册《汉语大字典》出齐后,先生作《增字锦堂月》:“古籀重刊,飞花错简,传中华光辉文献。”以明志。



关于鼻烟壶,晚清书画家赵之谦曾专门写过一本《勇庐闲话》,记述了鼻烟壶的起源、发展、质地、品类等,书中称鼻烟壶为“土拿乎薄士”(snuff-box),可知鼻烟壶由西方传入,并在清代广为流行。

使鼻烟从宫廷而下流行开来的,是清朝的康熙帝。康熙帝是一位极其聪明且勤奋的皇帝,他积极学习知识。康熙对来自西洋的鼻烟壶有着浓厚的兴趣,据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王士禛所著《香祖笔记》中记载:“近京师又有制为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避疫之功,以玻璃为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种不一,颜色亦具

红、紫、黄、白、黑、绿诸色,白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以象牙为匙,就鼻嗅之,还纳于瓶,皆内府制造。”西方传教士初来中国时,以贩卖鼻烟和鼻烟壶来获取巨额利润,同时也将鼻烟壶、钟表等西洋物品赠送给太监、王们,以此来打通中国的通道。这种习俗在雍正、乾隆时仍然十分流行。

清宫造办处是生产鼻烟壶的重要场所,康熙帝邀请西洋玻璃匠师指导玻璃厂,生产玻璃鼻烟壶。还邀请法国珐琅匠师不远万里前来清宫造办处指导画珐琅鼻烟壶。据《香祖笔记》记载,康熙年间宫廷流行套料鼻烟壶,从单一颜色逐渐发展到多种色彩。起初为白色,

又分玻璃、珍珠、凝脂、霁雪、藕粉、砗磲等色,后又有红、蓝、紫、黄、金星等新品种。清代古月轩是一个神秘的存在,赵之谦著《勇庐闲话》中闲话鼻烟壶 千忠琴 描述:“在五色碎玻璃上画彩,问题小诗,足部题‘古月轩’款,以题有‘乾隆年制’为佳。”“古月轩”究竟是一个什么来历,至今众说纷纭。有的说有一位姓胡的匠师,十分精于画套料鼻烟壶,画工极细,一时无二,清高宗诏令以瓷器仿之。因画师姓胡,故定名“古月

轩”。有的说,古月轩是清廷搜集历代瓷器精品的轩名,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最精美的瓷器均藏于此。然而中外学者考证了清代故宫、圆明园以及沈阳、承德等处行宫,均未发现古月轩一处所。

关于内画鼻烟壶,据说兴起于乾隆至嘉庆年间。相传乾隆末年,有一位嗜好鼻烟的地方小吏进京办事,因为没有贿赂朝廷官员,导致事情一拖再拖,最后盘缠用尽,只能寄宿在一座庙里。这位小吏嗜好鼻烟成癖,鼻烟壶的鼻烟用完之后,他又无钱购买,只得不停用烟签去掏残留在壶壁上的鼻烟,结果在内壁上画了许多道痕迹。这一情景被庙里的一位和尚看

到,他受到启发,用一根弯钩的竹签,蘸上墨之后伸入透明料器壶内,在内壁上作画。这便是内画壶由来的传说。在古代缤纷的工艺美术品中,鼻烟壶不算起眼,它产生的年代也不算早,然而中国的鼻烟壶却在短时间内风靡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王室、贵族均为之着迷。最初由美洲传入的烟草和鼻烟,在中国本土化发展之后,最终创造出融绘画、书法和各种手工艺于一体的鼻烟壶。中国人将鼻烟壶艺术进一步提升,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收藏、鉴赏中国鼻烟壶艺术的风潮。

## 七夕会

七夕会 和和尚看 到,他受到启发,用一根弯钩的竹签,蘸上墨之后伸入透明料器壶内,在内壁上作画。这便是内画壶由来的传说。在古代缤纷的工艺美术品中,鼻烟壶不算起眼,它产生的年代也不算早,然而中国的鼻烟壶却在短时间内风靡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王室、贵族均为之着迷。最初由美洲传入的烟草和鼻烟,在中国本土化发展之后,最终创造出融绘画、书法和各种手工艺于一体的鼻烟壶。中国人将鼻烟壶艺术进一步提升,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收藏、鉴赏中国鼻烟壶艺术的风潮。

